

小說《靈隱》開啟「南方圖志」全新系列

葛亮：個人是歷史的透鏡，有自我「編年」的方式

書海漫遊

繼《朱雀》《北鸞》《燕食記》「家國三部曲」之後，作家葛亮推出新作《靈隱》，開啟他的「南方圖志」全新寫作系列。這部小說以香港鬧市中的一方淨土志蓮淨苑為起點，從真實社會事件切入，鋪陳出對個體命運的深切關注。「所謂『風起於青萍之末』，除了『大風起兮』的大敘事，我也開始注意『青萍之末』的意義。」近日，葛亮接受大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，個人是歷史的透鏡，有他自我「編年」的方式，希望在小說中可以把個人作為歷史演進的方式進行譜寫。

大公報記者 文瑛

葛亮說，《靈隱》或是個極其入世的故事，它脫胎於二〇一八年香港的一起社會案件，一位大學教授因為種種原因殺害了他的妻子，一時甚囂塵上。主人公的職業與背景，讓葛亮產生共情，而且二十年前，他寫下的第一篇小說《無岸之河》，講述的也正是位年輕大學教師的「浮生六記」。對於這個尚當其時的事件，他不想以輕率、眾生喧嘩的眼光去呈現，而是在五年沉澱之後才去寫作，希望穿透表層，探討其行為背後整個的心靈動線。

父女為生命鏡像的「對位」

《靈隱》分為「父篇：浮圖」「女篇：靈隱」「番外：側拱時期的蓮花」三個章節，性格溫厚的南華大學教授連慶名因犯下倫常血案被捕，女兒連思睿兼負罪家屬、社會邊緣者戀人、智障兒童的單親母親多重身份，蒙受各路輿論衝擊。一父一女，成了生命鏡像的「對位」，他們活在彼此的時間裏，這時間很浪漫，以百年粵港的歷史作底；也十分短暫，彷彿只是人生節點中的一道光景。

「當代人格外地熱衷於作結論，哪怕結論下得十分草率。這讓我警惕。我總想觀察事件的發展、嬗變，或在輿情中的後續。但事實證明，當代人是善忘的，在信息的跌宕中，人太饕餮，不

滿足於反芻。」葛亮稱，一直跟蹤案件至當下，為他開啟「南方圖志」系列書寫給予了一個契機，亦為從個人角度切入時代、切入歷史提供很好的入口。他決定將這或隱或現的人生寫出來。

關注「青萍之末」的意義

在《靈隱》中，「阿爹」慶師傳做佛像，只用木雕，青年人段河原本是澳門賭場裏的發牌師，後來成為造像師，通過造像拔除自己的「孽業」，此後又成為了別人面對社會問題的引渡者。在葛亮看來，個人應對茫茫時代的心靈史，也可以作為歷史演進的方式進行譜寫，與「家國三部曲」的宏大敘事相比，《靈隱》更接近於「地方志」的表達。

葛亮的《北鸞》有一幕，當軍閥石玉璞的地位受到政敵劉珍年的威脅時，他的夫人說了一句話：「你造出了時勢，就莫怪時勢造出了他這個英雄。」葛亮透露，當年寫這句話時他在想：我們總是陷入對歷史和個人之間二元思考範式的拘囿，這是否是否唯一視歷史的方式？

葛亮覺得，還是要把個人嵌入到歷史結構中去考量，進而在寫作中表達出對個體的尊重。香港早期移民者連慶名與女兒連思睿在塵世中載浮載沉的博弈，慶師傳、段河匠人世家的事跡軌跡，其實都是港澳大半个世紀發展流轉的民間縮影。

個人是歷史的透鏡，有他自我「編年」的方式，所謂「風起於青萍之末」，除了「大風起兮」的大敘事，他開始更注意「青萍之末」的意義。

心靈在靈隱淨土停駐

在文藝評論家看來，葛亮的小說具有鮮明的空間特徵，既以「動觀」的形式連接起不同空間的存在線索，也以「靜態」的方式描繪各種空間內的具象，動靜結合，因此富有質感地展示了遼闊的社會情景。這部《靈隱》同樣流露出作者這種濃郁的寫作特質。小說以志蓮淨苑為背景，這是位於香港鬧市中的一方淨土，已有快百年的歷史，即使最繁盛的旅遊時節，這裏仍可取靜，別具古剎出塵的意味。

葛亮說，志蓮淨苑藏有一塊赤褐色的靈石，底下鑄着元代高僧維則的詩句：「人道我居城市裏，我疑身在萬山中。」他覺得這就是當下人的處境，人們活在車馬喧囂之下，總想逃脫現實，去往詩和遠方，但反而會加固處理具體問題時傳統和現實中間的壁壘。在宏闊變幻的時代裏，你心底仍需有一方園林可「停駐」，靈隱就象徵一方未被沾染的自然，是城市裏的一片般若幻境。且動靜一源，景語皆是情語，恰如園林之中，有時看不清楚，移步換景，便又可看見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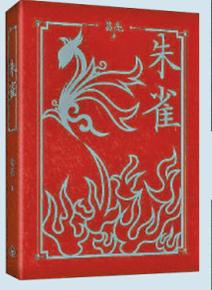


▲魯迅文學獎得主葛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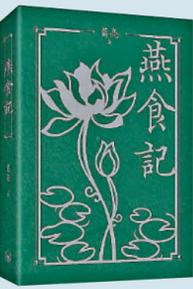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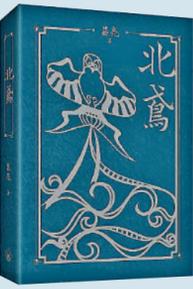
作家 簡介 葛亮 作家，學者。現任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教授。著有小說《燕食記》《北鸞》《朱雀》《靈隱》《飛髮》《問米》，文化隨筆《小山河》《梨與棗》等。歷獲第八屆魯迅文學獎、第十屆「紅樓夢獎：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」首獎、「中國好書」獎、首屆香港書獎、香港藝術家年獎等海內外獎項。長篇小說代表作《北鸞》《燕食記》獲選「亞洲週刊華文十大小說」，並入圍第十屆及第十一屆「茅盾文學獎」十部提名作品。



▲《靈隱》，葛亮著，湖南文藝出版社。



▲《朱雀》、《北鸞》、《燕食記》為葛亮的「家國三部曲」，三聯書店（香港）有限公司出版。



飲食是寫作重要表達面向

「中國人的道理，都在這吃裏頭了。」《北鸞》中寫到。葛亮曾說，他很早就想寫一部關於「吃」的小說，對這個主題念念不忘，後來就寫了《燕食記》。而在最新的《靈隱》裏，也有大量有關飲食的書寫。葛亮表示，食物表達了人類的記憶，「食觀即史觀」，在今後的創作中，飲食場景或仍是自己重要的表達面向。

葛亮曾借用明末學者屈大均的話：「天下所有食貨，粵東幾盡有之，粵東所有之食貨，天下未必盡也。」三餐惹味處，半部嶺南史。他認為食物是非常有力的歷史表徵，對記憶和文化觀念的塑造甚至超越語言、習慣、傾向、立場，對於嶺南特別是粵港而言，「無論怎樣去講，飲食都是無法忽略、無法跳過的部分。」

《靈隱》寫到了幾個年節，如開篇的觀音誕，庵堂之內，繞佛的過程中，阿嬤帶着女眷一起準備下鍋煮百人的齋菜，盛大的儀式最後落實於飲食。」葛亮提到，有一句廣東話叫「撈枱腳」，意思是一對情侶吃飯，一起把枱腳撈起來。《靈隱》裏連慶名和袁美珍為什麼會走到一起？就是通過桌上幾道菜，他們達成了休戚與共的關聯，進而牽連一生。

在葛亮看來，「食觀即史觀」，從個人生命史的刻度到「大歷史」的刻度，也可以由有情有味的一粥一飯來定義。

好的對話寫作「言化於境」

經驗分享 女人說：「我聽聞，以為做佛像的人，都茹素。」他搖搖頭，說：「我葷素不忌。」女人說：「不持齋。你做這麼多佛像，自己讀不讀經？」他說：「我不讀經。」女人抬起頭，不解，問：「為什麼？」段河說：「我把佛像當成人像來做。」

在《靈隱》裏，葛亮給「引渡者」段河安排了這樣一段帶有「禪宗公案」意味的對話。許多作家曾談及，對話是小說創作裏最難的部分。此次《靈隱》裏融入了「搨食」「茹素」「撈水」「揮春」等諸多粵語方言，並通過人物之間大量的對話來展開敘事，讓讀者印象深刻，彷彿聽到書中人物操着地道的粵語在耳邊交談。

葛亮認為，寫得好的對話，應該能夠「言化於境」，符合角色的身份、境遇和風格，讀者閱讀起來，產生視如其人之言的感受。古典小說裏，寫對話最傑出的當屬《紅樓夢》。曹雪芹用到許多方言俚語，像位高權重的賈母，談起晚輩來一時激動，也說出「下流東西，灌了黃湯，不安分守己挺屍去，倒打起老婆來了」的話語，黃湯就是喝酒，賈母打了王熙鳳，賈母這樣罵賈璉就符合當時的情境。

在近現代作家裏，沈從文的對話寫作簡潔而富有韻味，常寥寥數語便傳達出豐富的內心情感。汪曾祺的小說也是簡潔明快，對話具有很強的節奏感，推動故事自然流暢地展開。在葛亮看來，沈從文、汪曾祺的對話寫作都達到了「言化於境」的水準，這對師徒的作品，由此成為寫故事的人經常學習的樣本。

「香港是寫作的起點與因由」

創作磁場 葛亮出生成長於江南，如今已在嶺南生活了二十多年，寫嶺南內容小說的比重也與日俱增。他對大公報記者說，在江南二十年的成長體驗和積累，塑造了他寫作的基石，而在香港的二十年生活，則觸動了開始寫作的機關，「可以說，香港是我寫作的起點與因由。」

「南京是六朝古都，於我的生命體驗卻是趨近日常的，如吳敬梓先生說『金陵菜佣酒保，亦有六朝煙水氣』。到了香港之後，突然看到一個城市和我的家鄉有相當之大的差異，就會產生一種撞擊，使得我去躬身反照家鄉，進而開啟了我的寫作起點。」葛亮

說，南京是他寫作的溫床，而香港是他創作的磁場，隨着在香港的時間越來越長，對這個城市的體驗愈加深刻，就更想着通過自己的文學創作，去回饋這方熱土。

有讀者在社交網絡說，因為讀了《靈隱》，決定再去香港旅行，並在行程裏特意安排探訪小說中提到的志蓮淨苑、春秧街、大澳、荃灣、大帽山等地點。對於這種寫作「溢出」效果，葛亮回應：「雖然作家無法通過每部作品，都為他所生活的地域起到代言的功用，但是能讓更多的讀者願意去深入了解筆下所勾勒的城市，對他是很大的榮幸。」

好書同讀 三聯書店2月暢銷書榜(前三)

《嶺外雲煙：華南文化與古蹟文物紀略》

作者：蕭國健 出版時間：2025年2月 作者十餘年來專注講授華南歷史文化，其間田野考察不斷，對當地歷史發展、文化風俗等富有研究，本書即着眼於此，尤其致力於古蹟文物方面的探研，不論名樓古塔或老圍陵墓，都藉文字鮮活流傳。

《跨學科的思想史(普通本)》

作者：王汎森 編者：謝偉傑 出版時間：2025年1月 本書是歷史學者王汎森治史經驗及學思歷程訪談。上篇收入有關王汎森治史的若干心得文章，範疇不限於思想史領域。下篇由編者謝偉傑提問，圍繞王汎森學思經歷、思想史研究的經驗及方法等進行訪談。

《那樣的時代，那樣的人(增補本)》

作者：馬識途 出版時間：2025年1月 從抗日戰爭到改革開放，馬識途見證着近代中國滄桑巨變的百年征程。回眸百年人生，馬識途在本書記錄了一生中遇到的八十多位人物，以文字將回憶保存下來，當中承載着彼此的師生情、戰友情、親情與愛情。